

讓我愛你好不好

青春花房
網路小說 02

May I love you



文◎無雙 圖◎魏瑋

天空陰霾，沒有鴿子飛翔。
你孤單的站在那裡，像可憐的孩子。
打火機閃出寂寥的光，
卻點不燃你唇邊的煙。
親愛的，我多想抱著你，給你溫暖。



May I
讓我愛你 love you 好不好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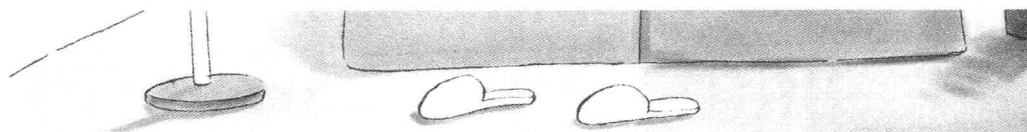
讓我愛你好不好 / 無雙作. -- 初版 ---- 臺北縣中和市：
TOP 女性生活社：漢湘文化發行，
2003 [民 92]
面：公分 -- (青春花房網路小說；02)

ISBN 986-7761-22-7 (平裝)

857.7

92012128

memo



May I
love you



青春花房網路小說 02

讓我愛你好不好

發行人 胡明威
著者 無雙
內頁插圖 魏瑋
執行編輯 武宇・林漪軒
文字校對 武宇・王陽・王德倫
企劃印務 范揚松
行政秘書 高伊姿・莊文惠
發行者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者 TOP 女性生活社
台北縣 235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52 號 5 樓
電話：(02) 2245-2239
傳真：(02) 2245-9154
E-mail: hanshian@mail.book4u.com.tw
郵政劃撥 戶名：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帳號：1697754-9
封面製版 家昌彩色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內文製版 崧展企業有限公司
內文印刷 隆興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彩色印刷 巨超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 吉翔裝訂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03 年 9 月 ISBN 986-7761-22-7
定價 220 元 特價 159 元

中國大陸版權總代理 ◆ 成都漢湘文化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book4u.com.cn>
總經銷 ◆ 旭昇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52 號 2 樓
電話：(02) 2245-1480 傳真：(02) 2245-1479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Printed in Taiwan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者，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我習慣於提前10分鐘趕到與人約會的地點，眼看別人匆忙或漫不經心地在我之後趕到，對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同時也能令我保持固有的從容，不至於在人前顯露出匆忙和慌張的狼狽樣。

事實證明，確實少有人能在我之前就到達約定地點。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普利策」非常看好我，認為我將會成為一個優秀的女記者——做新聞的，搶佔先機才是不敗法門。

「普利策」是我大學裡的新聞系教授，一個五十多歲的黃姓老阿伯，「普利策」是我給他取的外號，記得他給我們上的第一堂課新聞概論時，「普利策」這個名詞在他嘴裡出現的次數之頻繁，連坐我旁邊正在專心學寫生命中第一份情書的傻男生都忍不住轉頭問我：「普利策是哪個系的漂亮女生？」

從此，「普利策」當仁不讓地成了我稱呼黃阿伯的代名詞，並以「SARS」式的速度迅速傳遍整個新聞系。

儘管「普利策」表示對我在新聞敏感度的欣賞，但我並沒有因此就特別地努力學習，依然是憑著小聰明，面對教





讓我愛你好不好

授，應付考試，而且一次也沒有被當過，實在是有夠幸運的。

快畢業的時候，在「普利策」的大力推薦下，我居然有幸獲得電視台當記者的機會，雖然是從菜鳥級的實習記者做起，合格後，才會被納入正規軍，但我還是有種十分幸運的心情。

感激上帝如此給我面子，我決定首先對上帝的使者「普利策」進行一番感謝。

我先花了大約兩天的時間用語言對他表示我的感激之情，再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四處奔波，花掉我半個月的生活費，終於為他搜尋到了梅蘭芳先生「貴妃醉酒」的絕版唱片。

之後一頭栽入了我的記者生涯了。

May I love you



今天是我到電視台報到的第一天，我將在下午三點到電視台民生新聞部和一個名叫莫黎明的記者碰面，之後再決定實習期間的歸屬問題。

也就是說，我究竟跟隨哪位高僧修行還是個未知數呢！



May I
love you



千萬可不要是個正值更年期的歐巴桑，最好是個年輕有為，氣度不凡的帥哥，這樣比較養眼啦，工作也不會太悶。

我在心裡暗暗地祈禱著，為了表示誠意，還特地閉眼望天一秒，畢竟我現在正騎在我的小綿羊車上，誠意表現的太多，就怕沒機會享受到上帝給我的恩賜了。

來到電視台，停放好心愛的「車車」後，我取下安全帽，對著後視鏡整理了一下我齊肩的頭髮，疾步走進電視台的大門。乘坐電梯到達8樓的民生新聞部門口，一看手錶，2點50分，剛好提前了10分鐘，我不禁習慣性的微笑了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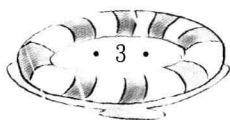
推開玻璃門，踏進民生新聞部，一間可以容納十多人左右的寬敞辦公間裡只有五、六個工作人員，各自做著手中的工作，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到來。

「妳找哪位？」正當我在思考該問誰時，一聲禮貌的男中音從我的身後響起。

一回頭，一個約莫二十七、八歲的年輕男子，提著一個記者常用的大黑包站在我身後，微長的眼角帶著一絲禮貌的笑意。

一沒留神，我剛好擋住了他進辦公室。

我趕忙側身閃到一旁，並禮貌性的問：「你好，我是應約到民生新聞部報到的實習記者，想找一位莫黎明先生。」





讓我愛你好不好

他比我高出了一個頭，害我需要仰起頭才能正眼看他。標準的麥色皮膚，滿健康的，不是特別帥，但在他身上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吸引我忍不住想去多看他幾眼。

「哦？妳就是T大新聞系的畢業生江成美嗎？妳好，我就是莫黎明。」說話間，他眼角的笑意加深了一些。

哦？他就是我剛才向上帝祈禱的結果？我不禁再次為上帝的仁慈而感到無以回報。

「以為妳可能待會才會來，所以正準備到辦公室拿本書去陽台那邊閱讀，沒想到這麼巧就碰到妳了。」

「哦，您就是莫老師啊！我是江成美，叫我成美就好，讓您等我真是不好意思。」他居然比我先到？終於棋逢對手了，我的心情不禁有些雀躍。

「OK，那妳也就別叫我老師了，大家都習慣稱呼我組長，妳也這樣稱呼我吧！」

他的語氣很隨意，應該代表這個人也很隨和吧！我猜想。

談話間，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不怎麼大，細長細長的，但眼珠子黑的異乎尋常，顯得特別有神，原來魅力的源泉在這裡。

傳說中，內功越高的人，眼珠越亮、越黑，莫非組長的



May I
love you



IQ功力也已到達了一定的水準？

May I love you



我們開始坐下來等候另外幾位實習記者。他為我和他自己倒了一杯水，不燙也不涼，溫熱溫熱的，很細心的樣子，實在難得。

可能因為我的歷練太少，我對男生的印象，還僅僅停留在大學時代中交往的幾個人身上。印象中，他們似乎都喜歡等待女生替他們倒水，還刻意裝出一副大男人的樣子，相互比較哪個女生為他洗衣煮飯，哪個女生為他準備筆記。

很多女生都不會計較這些小事，但我卻十分在意，我永遠無法心平氣和地接受自己成為比較中的女主角，所以我最終和這些男生都只能成為說說笑笑的「異性兄弟」，卻無緣與他們花前月下。

三點過五分，兩位 S 大的新聞系男生才匆匆忙忙地趕來，組長照例向他們淡淡地笑了一下，只是舉手做了個看錶的姿勢，寬容了他們遲到，兩個男生立刻有點臉紅。

看到人來齊了，組長從抽屜裡拿出三疊表格，給我們一人一份，要求我們在半小時內填好。





讓我愛你好不好

不會吧，還要智力測驗啊？我和兩個男生疑惑地交換了一下眼神，二話不說地拿出筆開始填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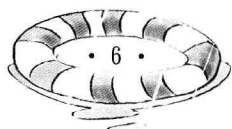
組長則坐在他的辦公桌前，打開電腦，瀏覽網頁。

前面幾張不外是身分、學歷、經歷方面的登記表，準備給電視台的各個相關部門備份查詢。最後一張的問題簡直可以用稀奇古怪來形容：電視台有多少層樓、主辦公樓有幾架電梯、電梯是什麼牌子……這算什麼怪測驗啊？轉頭望了望另外兩位同伴，也都是一副一籌莫展的樣子，唉！看來是不能指望他們了。

我咬牙切齒地對付著眼前的試卷，用筆桿使勁在旁邊的草稿上快速寫著，盡可能地集中我的注意力，保持思維的運轉速度，搜腸刮肚地在記憶裡搜尋一點點可憐而模糊的線索，「電梯……品牌是……好像是那個經常出現的廣告……」記得電梯指示燈的高度好像比我矮一些，一排兩層樓……比我矮一點就算……」

半個小時很快過去了，組長從電腦後伸出手來，收走了我們各自填寫的最後一張表格，「其他的你們就按表格上的要求送到各個相關部門去。」

「哇靠！這個組長，有夠刁的，剛來報到就給我們下馬威啊！」一走出辦公室，男生們就嚷嚷道。





「應該不會那麼無聊吧！高人的想法，哪能一開始就讓我們瞭解呢？」我忍不住維護組長，僅僅是出於對女人的直覺的信任。

再次回到辦公室，組長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給我們一人一本精緻的活頁記事本。

這下子又要幹嘛？難不成還要考試？這人花樣未免太多了吧！我心裡有點彆扭起來。

「別怪我剛才讓你們寫那張測試卷，沒別的意思，就是想看看你們幾位同學的觀察力如何。剛才的問題，都是你們在進入這幢大樓前的必經之路，作為民生新聞記者，對社會變化需要有高度的敏感力，因為許多看似細微的變化，背後很可能會暗藏著一則生動的新聞內容，所以你們必須時時刻刻留心身邊的事物。」

「但是你們的答卷不太令我滿意……」我暗自做了一個鬼臉，看了看自己只答對了兩道題目的試卷。

「所以，我現在送給你們一人一本記事本，希望你們每天都將新鮮事物記錄在上面，幫助你們觀察身邊小細節的習慣，鍛鍊對新聞的敏銳程度。」

他說話的時候，臉上依然帶著淡淡的笑容，眼角微微上揚，眼神內斂隨和。儘管嚴肅，語氣卻也是淡淡的，像在說





讓我愛你好不好

一件非常簡單有趣的事情，自信而輕鬆。絲毫不像學校裡的那些教授們，老是板著臉，好像一笑，說出來的話就會輕得來化成煙，立刻消失，他們總是會狠狠地盯住你的眼睛，先讓你在心理上產生一種對前輩的敬畏，然後把每一個字都咬得很用力，恨不得說出來的每一句話都有砸暈人的效果，於是他們就很滿足了。

也許是叛逆吧！越是喜歡對我一本正經的人，我就更加喜歡在他們面前裝著一副心不在焉，很欠扁的樣子，所以我從小就經常被我老爸教訓。

真正有自信又懂得尊重別人的人，從來不會板著一張撲克臉，輕描淡寫中就可以表達出重要的內容，言簡意賅，舉重若輕，反倒讓你一臉嚴肅地仔細聽取他話裡的每一個字，就像組長現在這樣。

當然，要想達到這種境界，一般來說必須具備兩種條件，第一種，是大權在握，吃定了你，知道你一定會認真地聽，所以他不用再在形式上有所作秀；第二種，對自己所說的話有極度自信，知道絕對不會出錯，這種人一般來說都是某一領域內的高手。

組長看樣子不是前種人，因為從剛才交表的時候已經拜見過我們的部長林老大了，那麼就只有後一種可能，組長不



May I
love you



是電視新聞記者中的凡品。

倪匡科幻小說中的主角衛斯理曾說過，人與人之間如果能夠相互產生好感，是因為腦電波相似的緣故，若想知道你們是否有這種潛在的默契存在，就必須集中精力，拚命想著某件事，如果對方能感應到，就證明你們的腦電波是相似的。

於是我在一旁默不作聲地開始實踐衛斯理的建議，心裡不停地默念：組長做我的師傅、做我的師傅……。為了怕自己分散注意力，我甚至一口氣唸到了底。

正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結局性的一刻終於到了，組長委婉地把那兩個男生Out到另外的部門去實習，而我跟隨他，成了他直接指導的實習記者。

用Out這個詞，似乎誇張了點，但基於上述理由，我堅持組長是新聞部裡優秀的記者。換句話說，我當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有前途的實習記者囉！

「江成美有沒有什麼疑問？」能有什麼問題，我心裡暗自說道，不過我還是很感謝他的好意，起碼他還會考慮一下我的想法。

「跑民生新聞的記者是比較辛苦的，當然有所表現的時候，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有什麼好怕的，難不成比聯考還苦？」我相信我在說





讓我愛你好不好

這句話時，臉上一定有一種學生特有的傻氣。

組長聽後，忍不住笑了一下，是有點欣賞的那種哦。

晚上回到宿舍，我從背包裡取出組長送我的記事本，慎重地在上頭寫下第一行字：

通過對小事的觀察，培養新聞敏感度。——組長

明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把今天測驗上沒能答對的題目全部觀察清楚。

寫完後，我發自內心開心地笑了，心裡覺得很踏實，我相信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優秀的電視新聞記者。

May I love you



民生新聞部，是一個專門收集各個城市內當天所發生的社會新聞的部門，每個記者每天有三條新聞的採訪任務，從拍攝、採訪、寫稿到前期剪輯一條線完成，在晚上七點前交到後期編輯組。若恰巧當天還需要負責深夜新聞中「現場報導」節目的供稿，那麼凌晨時分我們才能離開電視台。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後，我都會累得像一攤泥巴一樣，躺在床上。然後我的手機就會劈哩啪啦地響起一陣「鞭炮聲」，我知道這是組長發給我的簡訊，他每晚都會提醒我要





記得總結當天的採訪經驗和工作中的不足，逼迫我從床上起來，做完當天最後的功課。

「受不了！」我終於忍不住翻身起床，直接打電話給組長。

「什麼事？」他好像並沒有意識到他每天傳的簡訊會讓我的精神快崩潰了，聲音聽起來一副無所謂的樣子。

「組長啊！可不可以每兩天總結一次工作經驗呢？」我懷疑他有千里眼，要不然怎麼會知道我一回到宿舍就把自己攤在床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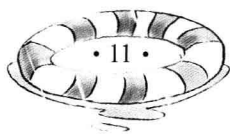
「怕累了？」他很簡潔地說了三個字。

「不是怕累，是…是真的很累。」我的聲音因為疲累而失去了以往的耐性而顯得焦躁。

「現在還是實習期，妳要後悔還來得及，若真的成為記者後會更累。」他漫不經心地說，可能是在邊做自己的事情邊和我通話吧！

我在心裡反覆唸著，「他不是故意找碴，他是我組長」，「他不是故意找碴，他是我組長」……

「不是啦！我只是……你知道嘛！女生的身體總不是特別好，所以難免情緒多一點點而已。」我刻意強調了「一點點而已」的語氣，想緩和一下氣氛。





讓我愛你好不好

然後，他居然笑了？

「撒謊的藉口也太爛了點哦，我可是看過妳的學生檔案，知道妳從國小到國中連續當了5年的班級體育課代表，又是個游泳高手，所以妳的健康是百分之百肯定沒問題的，妳就別再給自己找藉口了。當初我也是問過妳的意見，現在又來找我講條件？」

哇靠！底牌都被別人掀了，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沒有啦……」我虛弱地反駁著，遇到如此負責又用心的人，我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這比在學校裡頭還要嚴格。

「我們部門裡的記者是男生多還是女生多？」他突然問我。

「當然男生多囉！女記者就只有兩個，姍姐和娟姐。」

「知道為什麼嗎？」

「吃不了苦？」我乖乖地給了他想要的答案。

「知道就好，所以我也不勉強妳，妳還是可以在實習期間做一次的選擇。」他的語氣仍是淡淡的，好像司空見慣了一樣。

「不過說一說嘛！知道你很負責啦！」我及時地打住他的話，免得越說越僵，本來只是想發洩發洩心中的情緒，沒必要弄得像我真的要脫離記者工作一樣吧！





當天晚上，我不但乖乖地起床總結了一天的工作經驗，也在記事本上又添加了一條：「千萬別在組長面前喊辛苦，他才不吃這一套呢。不怕吃苦才能當記者——組長」

知道組長不喜歡我這樣的行為後，在後來的日子裡，不管再怎麼累，我也不敢隨便叫嚷了，因為我怕他哪天真的把我也給Fire掉。

而組長也沒有再提過這件事情，他工作的風格就是這樣，不會嘮嘮叨叨地說，他只說一次，聽不聽是你的事了，天啊！真是酷得一塌糊塗ㄟ。

但是我最感謝的還是我親愛的老爸、老媽，當年如果不是他們英明地選擇居住在靠海的地方，我也不會愛上游泳，如果不是愛上游泳，我的身體也不會好到從小到大從沒請過真正的「病假」——當然如果想翹課的話，我還是會適時地頭痛腳疼。如果不是這麼棒的身體，恐怕早就被這種高壓力的工作給打垮了。

偶爾在採訪結束後，組長也會良心發現般地關心我一下，「成美，能吃得消嗎？」

「我就是傳說中的核子反應爐哦，只需要按下電源開關，就一切OK。」

「呵呵，小朋友，妳倒滿有趣的。」他一高興就愛叫我

